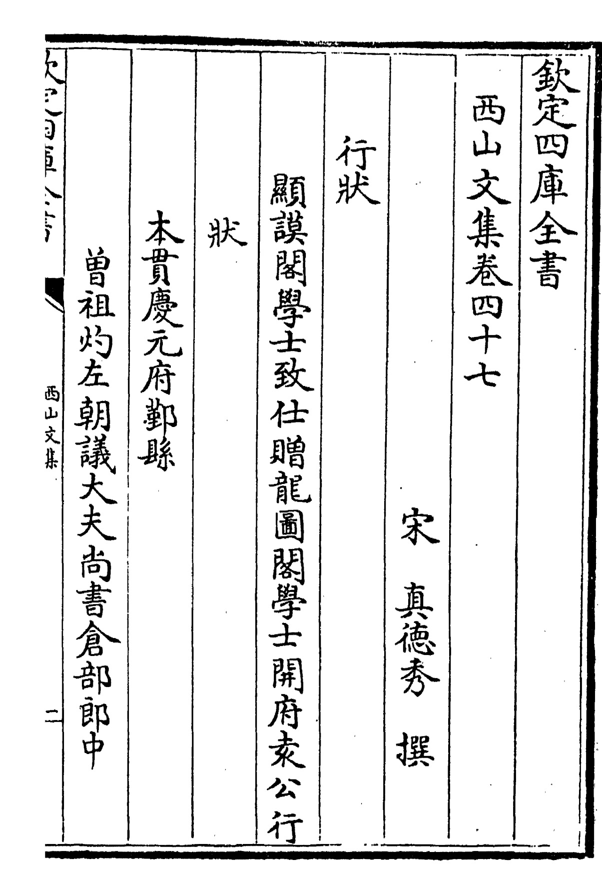


集部



西山文集卷四十七

宋 真德秀 撰

行狀

顯謨閣學士致仕贈龍圖閣學士開府袁公行狀

本貫慶元府鄞縣

曾祖灼左朝議大夫尚書倉部郎中

妣石氏封恭人

祖惆贈朝奉郎

妣林氏贈安人

父文贈通議大夫

妣戴氏贈淑人

公諱燮字和叔姓袁氏其先出有虞嬀姓春秋時陳大夫濤塗始見於經兩漢之世最稱賢者曰博士固司徒安晉宋迄唐人物相望至我朝而四明袁氏浸顯其譜

録可考者府君謚生本州助教志志生贈大中大夫斐
斐生左朝奉大夫知處州贈光禄大夫㪤博極群書登
嘉祐第嘗通判杭州蘇文忠公為守譚論賡酧相得歡
甚公之高大父也衷氏世學源流於此倉部登元祐第
嘗守婺時蔡氏顓國其黨曹宗者横於一州倉部以法
誅之入對㣲皇以清心省事安不忘危為獻至朝奉通
議皆以篤厚醇實稱於鄉戴淑人亦博覽圖史如古烈
女生四子公其仲也公端粹専静得之於天生數月乳

媪寘槃水其前玩視終晷夜卧常醒然達旦五六歲讀
書數過輙成誦少長讀東漢黨錮傳拊編太息以名節
自期乾道初入太學陸先生九齡為學録公望其德容
晬盎肅然起敬亟親炙之而同里之賢如沈公煥楊公
簡舒公璘亦皆聚於學朝夕以道義相切磨器業日益
充大平居莊敬自持為同舍所嚴憚暨升前廊範物以
躬處事有法士益推服淳熙辛丑第進士孝宗在御久
責治切有勤公對策宜謂大體已正當堅忍以俟其成

公不謂然直以意對具言大體未正與所當更張者以是僅得丙科而言堅忍者竟為舉首公以合選當得教官丞相史忠定公勉以姑為一尉遂注江陰是歲忠定薦士十有五人公在選中有旨審察公曰始仕而名可乎遲次累年授生徒以供菽水江陰故兩尉弓兵合二百人後獨置一尉弓兵亦多虛額公至盡補之葺亭教射躬自按閱其勇鋭善緝盜者遇之加優盜輙立獲初弓兵散處閭巷至是始為營紀律肅整如軍伍尉舍旁

有黄田港民居素稠密公以保伍法部分之因寓兵政浙西大饑提舉常平羅公黜抄選僚吏分任振卹事而就以江陰屬公公謂經理田野之政自一保始每保畫一圖凡田疇山水道路橋梁寺觀之屬靡不登載而以民居分布其間某治某業丁口老幼凡幾悉附見之合諸保為一都之圖合諸都為一鄉之圖又合諸鄉為一縣之圖可以正疆界可以稽户口可以起徒役可以備姦偷凡按征發爭訟追胥之事披圖一見可決在田野

為保社在軍旅為伍法韓信多多益辦用是故也公首以此為荒政之要由是民被實惠而欺偽者無所容訖事羅公薦於朝有旨陞擢既又循兩資終更入都周丞相謂當處公班列少須三月其可公曰遲遲以待内除非吾志也且親老得便養足矣即就沿海制屬以歸紹熙初衆正在廷而公連遭内外艱未及用寧宗嗣位始以太學正名然侍講朱公及諸名儒已次第去國矣未幾趙丞相罷公知必不為時所容然猶晨入學延見生

徒商確理道或謂諸生多上書議斥時事不當誘進公不為變迄以此論罷自是偽學之禁興而正人無容足地矣公貧甚退處泰然久之得浙東帥屬再為福建常平屬官嘗言職分無大小皆當自竭非求人知滯訟如山窮日夜紬閲凡所予奪無再愬者改秩通判贑州未上會開禧邊事作兩淮大震擾公謂海道通山東宜謹備而内地盜賊尤不可不務防趙尚書善堅帥沿海請公攝參議官後帥傅公伯成因之公為言備禦大畧及

團結鄉兵事宜傅公壹以相屬公周眡屬邑所至按閱
井井有倫嘉定初元天子既誅權臣盡起當世鴻碩名
公為宗正簿樞密院編修官權考功郎遷丞奉常時諸
賢雖收名而鯁直者罕見親二年春因對言曰陛下履
位之初委任賢相正士鱗集於朝人情翕然以為太平
可致而欲竊威權者從旁睨之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
下因對顯言其姦陛下竦然開納然龜年繼以罪去而
權臣根據自若群邪和之排斥善類積而至於無故興

師幾危社稷嚮若陛下篤信龜年折於萌蘖之初豈至是哉正人端士今不為之惟陛下所用耳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往者龜年所進合於道之言也今日復有指陳闕失盡心無隱者即龜年之言也陛下追思龜年盖嘗臨朝太息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固已深知龜年之忠矣陛下此時之心即二帝三王敬賢納諫之心也常存此心急聞剴切之言崇奬朴直之士若龜年之効忠者接踵而至矣一龜年雖沒衆龜年繼進何憂

天下之不治哉是歲都民艱食公又言古者制國用量入為出今當饑饉艱危之時惟有裁節冗費自乘輿服御至百司庶府無所不節以為施惠之具或可以濟又論軍兵虛籍宜用孝宗獎邵宏淵故事凡軍師有能以姦蠹來上者褒寵之不然者擯絀之軍費省則民食寬矣因言用度當節或恐有傷國體然民者邦之本以邦本之故少虧國體未害也上皆嘉納之而公請外甚力知江州屬歲不登公請於朝貸椿管錢九萬緡為糴本

告糴旁郡計口以糴循環相因市直頓平郡仰征稅以給公謂薄征所以來商旅益損稅額擇僚吏以董之舳艫相銜無苛取無濡留至者大悅又謂周官幣餘居九賦之末亦足用一端也於是室滲漏稽餘羨用賴無乏郡治有亭扁以節愛凡非奉稟之正者皆不取蔄燕游削交餽至事關風教惠養則汲汲為之大學官創福田院居再歲畧計經用之餘緡錢猶二十七萬郡當大江之衝而城堞不治因請悉舉為版築費報可朝廷患楮

多錢少令淞江八郡通用鐵錢勑榜下九江公曰此令一出銅錢將益閉藏姑緩揭榜將力言之俄聞金陵以鐵錢二當銅錢一咸謂不便而朝廷亦弗果行人服公之先見公每謂牧守兼兵民之寄訓習師旅所不可後翀世衡教射法可行始至大閱以銀為的中者給之竟日無一焉乃合卒伍時按試第其能以賞自是中者如櫛破的常數十峒寇鴟張上命副都統劉元鼎提兵討捕公問何以平賊元鼎銳欲殄滅而實無必勝策公告

之曰諸峒崖谷峻險若輕入其阻未易得志不如以重
兵壓之勿與爭鋒而待其弊元鼎從公言按兵南安不
與賊角來則禦之而賊果降提舉江西常平權隆興府
事會朝廷新易楮幣分遣中都官出使諸道察不如詔
者師守奉承過當稍損廠直者即寘於辟公知上意本
以捄弊而非欲毒民因王君棐銜命至為請言之後兩
月至臨川則聞官吏競為發擿黥流之罪日報公歎曰
吾可不為明主一言乎即上章具論官吏以刻核之心

行苛暴之政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邦本朘削深為
國家憂顧詒監司郡守奉行寬大俄以都官郎名時更
化六年而頹綱未舉宿弊猶在上方恭己仰成公言古
者大有為之君所以根源治道者一言以蔽之曰此心
之精神而已心之精神洞徹無間九州四海靡所不燭
故書曰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又曰帝光天之下二帝之
精神也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德日新宣重光三王之
精神也二帝三王終日乾乾自强不息故能全此精神

照臨天下至於今仰之陛下雖有仁心仁聞而大有為之効未著願毋以寛裕温柔自必以發强剛毅相濟朝夕警策不敢荒寧以磨厲其精神監觀古昔延訪英髦以發揮其精神日進而不止常明而不昏則流行發見莫非精神矣昔我藝祖當寓縣分裂之際整頓乾坤如再開闢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新者精神之謂也願陛下以藝祖為法則我宋之惟新亦當常如創業之初又言帝王不可不勤於訪問上首肯再三且言問則明

遷司封郎官因對言曰臣昨勸陛下勤於好問而聖訓有曰問則明退與朝士言莫不稱歎而側聽十旬陛下之端拱淵默猶昔也臣竊惑焉夫既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而闇明則輝光旁燭無所不通闇則是非得失懵然不辨或以為人主一言之失史官書之天下議之問而不當不如勿問臣謂不然自古帝王之言豈能無失惟得賢臣開陳正救歸於至善而已豈可畏人之譏議而終於不問哉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官明年春遷

秘書少監兼司業及秋進祭酒冬除秘書監仍兼祭酒公謂邇年士氣不振皆由本心無所興起而尸教養者有摧沮無開導以故日就頹靡每延見諸生必迪以反躬切己之學常病世之學者徒知襲先儒緒言通遺經訓釋而未能自得於心不足以為學吾心即道不假外求忠信篤實是為道本聞者竦然有得士氣日以激昂上焉者可與語斯道之本源次亦不失為謹飭士至國有大議叩閽投匭爭獻所聞始無負於天子之教育矣

禁中銀器失上不忍坐主者命以錫易之公言陛下聖
德如此而治效未著以臣管見或者君人之大節猶有
可議者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語曰大哉堯之為
君是故君子大之為貴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
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惟陛下恢洪志氣毋自菲薄
以成大功時艱兵甚强金勢日蹙我朝屢遣使不得通
公言戰守無二道威聲雄畧可以决戰而後可以固守
謝安相晉未嘗輕用兵也秦師垂至桓沖以根本為憂

遣兵入衛安郃之曰朝廷處分已定甲兵無闕味已定無闕之語則知講之有素備之非一日矣願陛下亟圖之九年春正月兼崇政殿說書因對條陳四事其一曰在易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宜健而弱非天德也故君德弱則不進紀綱弱則不張法度弱則不修號令弱則不行治内而弱則中國不尊治外而弱則遠人不懾女真將亡無愚智皆知之陛下愛惜生靈遵養時晦似未失也而揣摩迎合之徒遂欲茍於無事有言不可

者則詆之曰是欲用兵耳加以是名時所甚諱則不敢復言而不知我能自奮則不戰而屈人兵我不自强而示人以弱則適以名兵安能息兵蒙古夏人自昔雄盛新興諸豪兵力亦强皆知中國之弱日夜垂涎伺隙而作竊恐兵端浸起而禍患未易平也陛下可不法天行健磨勵精神破庸人之論以强中國之勢其二謂賞刑二柄不原乎天則朝綱弛而國勢陵頽大明公道以救其弊其三謂旱蝗相仍民大饑困而長民之吏慮蠲放

太多罕以實告故饑民不可勝計而惠施不能徧及晉之李雄李特初起不過流民寖盛乃能據蜀監觀往事可為寒心我朝內帑之儲本為凶荒備所宜止絶它費專以賑饑為急其四謂廣謀從衆則合天心今侍從之臣所以資獻納之益也日近清光而不聞有所咨訪通進一司所以達庶僚之言也虛名僅存而不聞有所規箴則是朝廷之舉事實未嘗與天下共之也自今事關利病皆當廣咨博訪是為至公是為天心行此四者易

於轉圜而臣猶慮未能盡行者諂諛之風未息而蒙蔽

之患方深孔子曰遠佞人佞人殆而孟軻亦曰與讒諂

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得乎崇觀政宣之際此徒寔繁所

以靖康之禍至大至酷今日所當深戒又言向者女真

甚强中國不逮所以受禍今之蒙古猶女真初興時上

曰亦聞蒙古强盛公遂言今日未皇他務且須咨訪臣

下但能行此一事其効立見陛下即位之初羣臣多聞

玉音自為韓侂冑所誤惟恐有錯所以咨訪甚少上曰

錯不妨乎對曰古人稱獻可替否若皆無錯則惟有獻可無否之可替矣上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專賴臣下正救十一月權禮部侍郎陞同修國史實録院修撰進侍講猶兼祭酒公謂人臣以經誼輔導人主非徒誦説而已因講詩二南於先王正始之本后妃輔佐之道所以自身而家自家而天下者既敷演厥旨深寓規儆之意至列國變風有關乎君德治道者亦委曲開陳託其義以諷十年夏四月霖雨不已公言善為天下者當使

陽制陰不當使陰干陽今淫雨爲災兼旬未止此陰盛陽微之證也一二年來正論漸微正塗漸梗賢者潔身而去諂諛緘默以順爲正者尚多有之豈天意哉遂矣遠塞敢侵王畧皆由君子道消所以名侮如此陛下必欲國勢恢張亦惟擇夫剛毅正直不肯詭隨公論之所屬而沈伏於下僚棲遲於遠外者拔舉而尊禮之則精神立變誰敢侮之敵失燕徙居於汴來索歲幣未予輙舉兵侵邉或欲以攢年歲幣輸之公謂果出此不可以

為國矣請對具言所以不可與狀又謂用兵一事雖治世不能免以言兵為諱以安居為樂變生不虞無以禦之為計踈矣自北方擾攘流民欲歸附者甚衆皆拒絶之有至於殺戮多者流民之怨深入骨髓安知敵不能激怒之使讎我乎自古善用兵者攻其所必救彼擾吾邉疆而吾舉兵北向欲擣其虚必解而去從而躡之腹背受敵此制勝之竒策也不知出此而戰於境内兵氣不揚矣又安能决勝乎上曰開禧我先用兵彼直而我

曲今日敵人渝盟我直而彼曲公對曰今日之事要在
陛下剛明果斷振作士氣上然之公復言歲幣不可與
上曰却可以此賞有功七月請對論今之刑政未明者
四事國不自重以人而重忠良布列重於九鼎姦諛並
進輕於鴻毛今自更化以來非才不用而國勢浸弱戎
心遂啓者則以所用之才非真才耳似奮發而實怯懦
也似多能而實寡陋也不皇皇於仁義而汲汲於榮禄
也已不自重又豈能為國重乎國人不服又豈能服遠

人乎今之儒師固有德望巍然舉世推重者分閫瀘南未為不用而地非切要不足以觀其施設今之忠賢亦有慷慨論事名聞敵國者宜還天朝增重國勢而遠守支郡未究所長舍莫邪而用鉛刀棄周鼎而寶康瓠是非顛倒何以立國今日民困甚矣重以貪吏政以賄成監司牧守更相餽遺習以成風於是昔之優裕者今凋弊矣昔之歡樂者今愁歎矣行都之建垂九十年生齒雖蕃衣食未裕蓋自楮幣更新而蓄財之多者頓耗鹽

筴屢發而藏鈔之久者遽貧頻年水旱民無餘貲物貨積滯商旅不行故大家困竭而小民焦熬市井蕭條而官府匱乏勢所必至京輦之下人心不寧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也朝廷舉措人所觀瞻罪當重而輙輕之禁當嚴而輙弛之皆非至公無私之道開禧用兵一時將帥扞患守城者不爲無勞事平之後乃以廉謹責之豈漢家宥李廣利赦陳湯之意夫政刑茍明强大之隣不足畏刑政不明微弱之

虜不可忽又謂當今之計當以漸圖之因舉伍員圖以敝楚者與李泌困賊之謀王朴開邊之策為上言謂三人者皆欲先困之而後取其功雖欲少緩而十全無失乃所以為速十一月又請對言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則朝廷之勢尊邪正雜揉忠讒並進則人主之勢孤今在廷之臣惟靡曼是娛惟珍奇是好淫侈相高燕樂無節同堂合席不聞箴規赤心謀國者果如是乎賢才之於國猶禦寒之衣裘養生之穀粟汲引善類無間親疎所

以報國也今推賢揚善固不爲之而挾私害正者乃或
有之合於己則掩覆其大過異於己則指摘其小疵毀
譽發於私情而真才不得展布赤心謀國者豈其然乎
星象屢變其占爲兵甚可畏也而不以爲憂帝城之近
剽掠公行非小故也而不以爲怪旱蝗之後征科如故
殘民之大者而不以爲非導諛貢佞媮合茍容以梯寵
禄又豈赤心謀國者乎植私者衆赤心者寡人主少所
憑仗其何以重朝廷乎又言王辛光州之勝可謂奇功

而行賞差薄上曰賞豈可薄薄則無以激勵後人公又
言自昔備禦夷狄不過防秋今則無時不至如四月犯
光州是也上曰春夏亦不可不防公言陛下但能選用
赤心謀國之臣布滿朝列日聞忠言朝無闕政夷狄自
然率服上曰卿言甚當又言陛下垂意宰屬精選才士
以充之然政事不勝其多而宰屬至於數人耳目不能
徧察思慮不能周知急則鹵莽緩則壅滯甚非所以彌
縫宰輔也願詔大臣增置掾屬廣求賢俊秉心公正者

為之則所補多矣十一年正月天大雷電繼以飛雪公言雷乃發聲蟄蟲啓戶著於月令之仲春今先期而發已非其時矣雷陽也中國亦陽也雪陰也外國亦陰也當春而雪未為害也而作於雷震之餘陽已發舒而陰忽用事有外國侵侮中國之象豈小故哉蓋自敵人逼遷汴都陛下不忍遽絶仍與通好遺黎歸附者拒而不納故此曹惟我是怨而敵亦以我為怯糾合羣怨致死於我陛下履至尊之位而見輕於垂亡之國辱莫大焉

其可以不奮發乎書曰元首起哉起也者奮發之謂也元首奮發則國人莫不奮發矣深懲既往之失圖維日新之功㤄張綱紀振起頽惰以伸中國之威破敵人之膽此所謂奮發也雷雪之變人皆以為陰盛陽衰所致此皇天啓佑上聖欲以剛濟柔而成以陽濟陰之功也陛下可不仰體天意乎二月真除禮侍兼侍讀金人侵我西陲公進對言蜀利害甚悉大畧欲開示大信以結並邉忠義之人俾為吾用則敵不能支又謂曩時敵之

去中國遠糧運難繼故和可以久今假息之地密邇於我利苟在焉豈其顧盟汴地四平難以立國欲奪我險要為駐足之地昔侵浮光襄漢駸駸至蜀覬其志非專為歲賜也且所以欲和者圖省費爾往年四月聘使之還甫入吾境而敵人之師亦以是日入難信如此和可恃乎戍可撤乎忠義之人既與敵為仇彼方仇之我則和之大拂其情倒戈反噬誰與禦之堂堂中國畀詞厚幣謹奉垂亡之國自示削弱誰不悔之自古立國固有

終不與敵和者石勒来聘晉焚其幣何獨今日必欲通好乎財用未足兵力未强以通和為戒若非體國者究其實而言求和自我不保其往將有無窮之悔絶不通和事雖難辨是乃久安之策上曰卿可謂忠直矣十二年冬時雪雖應俄頃即止公謂此洪範庶徵所謂豫常燠若者也陛下蚤朝宴罷不殉貨色不盤遊田無逸豫之失而有逸豫之災其故何歟以臣觀之有所逸豫者非必貨色遊畋之謂邊逢未息戎事方殷而優游恬愉

若四方無虞之日真才未用宿弊未革浸浸焉入於頽弊之域即所謂逸豫也因言時雪未降惟陛下竭誠感假庶幾亟回天意上曰朕日在禁中致禱公言古人應天以實須要修明政事登進忠良屏去邪佞此乃應天之實又請以内帑付外庭俾任鉤考之責未幾復對論蜀闗外事宜曰今春敵侵興元歴金洋以至大安我師敗之威聲震矣然敵人巧於窺覘萬一乘我少懈奪我江源順流而下不可不慮也夫藩籬嚴密彼安得以窺

我根本堅壯彼安得以揺我因言蜀之急務六欲復階成和鳯之保障搜揚巴蜀之人才優大安戰功之賞與夫教民兵防蠻患紓民力條數甚悉且謂藝祖得蜀甚難今可不思所以保蜀之策人謂國事之可憂者莫如蜀外障之難防者亦莫如蜀何者其地至遠也有才而無識者不可以為蜀帥有勇而無謀者亦不可以為蜀帥何者其任至重也奏畢反復再三上曰可見卿忠誠受君公進讀高宗寶訓推演甚詳而上亦玉音屢發其

尤大者則因論進退人才之公上曰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惟其至公所以為大論賞罰適中上曰柔而不中則為姑息剛而不中則為覇道剛柔皆得其中則為王道論趙鼎言呂頤浩過失而上則曰此所謂言及乗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又云上下之情交通則為泰不交通則為否若臺諫不言何由得知論擇宰相而上則曰人主擇宰相宰相擇百官為治之要道也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其後讀續帝學

至司馬康講洪範三德哲宗問只此三德爲更有德起居舍人王巖叟請書於冊以示萬世公言哲宗發問不過兩言而當時賢臣其喜如此以此知帝王之學要在發問上曰問則明不問徒然無益於事又讀至上官均言好學好問公言人主豈可不好問不好問則群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必不能盡知說書柴中行亦奏須觀所問之人邪正公言但觀其所言爲已乎爲國乎則邪正辨矣上曰若為一身計便是小人又讀至講讀官舊

皆有講義中間侍讀獨廢程瑀隨事著明其說公言臣所以每遇進讀必從而敷陳之此乃法程瑀所以事高宗者上曰若只讀一遍何益公之意以為儒臣進讀當兼之以陳說人主務學當參之以好問故懇懇言之而上亦應答如響啓沃之助於是為多公德量恢洪充以涵養嘗言伊川程公稱明道先生視其色接物如春陽之温聽其言入人如時雨之潤為善形容有德者氣象平居待物粹和之氣可挹至立朝論事則義形於色凛

不可回一時正論賴以宗主而同列始有側目者矣讐敵垂亡聘使屢返非我絕好彼自内訌公謂歲幣不必與議者以為當與敵人覬覦屢蹂邊鄙彼自為難非我興戎公謂戰守不可弛而議者以為當和孜孜獻納有言必盡近臣之職所當爾也而目曰多事侃侃守正不阿時好平生之節不可屈也而指為好名公句歸至八九上迄不之許會三學諸生伏闕上疏斥主和者之非既而全臺論列乃併公以罷十二年六月也太學諸生

三百餘人祖餞都門外且賦詩以别公曰乾道變化各
正性命雷雨作解草木甲拆此吾志也以直得名豈其
心哉明年除寳謨閣待制提舉鴻慶宫起知温州辭陞
直學士皆奉祠如初明年春疾大作而神觀精明著述
弗倦或勸公宜少休者公曰吾以此為笙鏞莞磬不知
其勞也八月庚寅猶竄足近作疾革也醫来必正衣冠
以見癸巳薨於正寢公受知寧皇終始簡記既薨之三
日寧皇亦棄天下嗚呼痛哉公官自改秩十二遷為太

中大夫爵自鄞縣男再進爲伯食邑自三百戸至九百戸令上御極陞顯謨閣學士加秩二等致仕遺奏聞贈龍圖閣學士光禄大夫官其後如格賻銀絹皆再百自諸老淪謝天下之士視公出處以為輕重及是聞者莫不傷盡太學諸生相率為位於西湖之昭慶寺以哭四方之來奠者其辭皆哀學者稱公不以爵氏而曰潔齋先生云寶慶三年上有事南郊以二子登朝贈金紫光禄大夫紹定三年明堂恩贈開府儀同三司自象山先

生闗明大道揭以示人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公始遇之都城一見即指本心洞徹通貫謦欬之言字字切己公神悟心服遂師事焉研精覃思有所未合不敢自信居一日豁然大明因筆於書曰以心求道萬別千差通體吾道道不在他此公自得之實也慈湖楊公與公同師造道亦同而每稱公之覺爲不可及其見諸言論則曰人生天地間所以超然獨貴於物者以是心爾心者人之

大本也此心存則雖賤而可貴不存則雖貴而可賤又曰大哉心乎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又曰直者天德人所以生也本心之良未嘗不直回曲繚繞不勝其多端者非本然也其告君以此其教學者亦以此某之漕江左也公贈以言謂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大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惟此大本不必他求卓然不貳萬善咸具古人所以兢兢業業不敢少懈者懼

其貳也至爲作忠宣堂記則曰心本不偏制行而原於心斯不偏矣凡此皆所以推明本心之善也又嘗言道不遠人本心即道知其道之如是循而行之可謂不差矣然未能爲一則猶有間也執柯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謂其未能無間則雖近猶遠㽞惟夫全體渾融了無間隔則善之至也又曰吾道一以貫之非吾以一貫之也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若致力以行之則猶與仁義爲二也其言益精切矣雖然公非茍知而已也少而

任道晚益自力其致遠也萬里之途跬步未至不敢以遂休也其任重也萬鈞之負銖兩弗逮不肯以遽已也閎其量必欲如滄海之涵浸粹其行必欲如璠璵之光潔嘗言人心至神翳之以欲則不神矣故其修身以寡欲為主勇猛奮厲痛自懲窒又謂人之欲無窮必求所以滿其欲非道而取何所不至養小喪大淪胥不仁不義之域豈不哀哉晚於所居為樓名以是亦曰直不高大爾是亦樓也以至山石花木衣服飲食貨財隸役亦

莫不然至於宦情亦薄曰直不高顯爾是亦仕也凡身外之物皆可以寡求而易足惟此身與天地並廣大高明我固有之朝夕磨厲必欲追古人而與俱若徒儕於凡庸而曰是亦人爾則吾所不敢也以此自警且以誨子孫云公自少有志經濟之業每謂為學當以聖賢自期仕宦當以將相自任故其所講明者由體而用莫不兼綜謂學不足以開物成務則於儒者之職分為有闕自六藝百家與史氏所記莫不反復紬繹而又求師取

友以切磋講究之東萊呂成公接中原文獻之正傳公從之遊所得益富永嘉陳公傅良明舊章達世變公與從容考訂細大靡遺其志以扶持世道爲已責然自始學於義利取捨之辨甚嚴嘗讀論語至不義而冨且貴於我如浮雲慨然歎曰士之知所輕重當如是矣辭受進退惟義所在金石弗渝方孽臣顓柄天地閉塞徊翔卑冗不以爲辱公道開明羣臣拔茹致位禁近不以爲榮惓惓一心惟王室生民是念事有不可陳義固爭蓋

將尊君重朝而措天下於大寧也道不果行齎志以歿

然其所立固已偉然為萬夫之特矣曾子所謂仁以為

已任死而後已孟子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者於公見

之公之事親如天事君亦如天由其本心昭明隨事著

見有一無二親雖沒敬奉遺體舉足不忘無適而非親

也身雖退心在闕庭一飯不置無適而非君也於昆弟

友愛尤篤弟標亦事公如嚴師從兄濤嗜學固窮其亡

也為斂葬嫁其孤女之未嫁者於宗族賙貧拯厄備極

其至於朋友忠而盡自爲幕府事其長敬以誠及在朝廷每言君相同體愛吾相者所以愛吾君也故勤勤納忠寧有違怫而不忍蔽欺嘗告之曰尊諛雖可喜未必非賣我者鯁言雖難聽異日乃真能不負者也公賞鑒絶人李正節誠之始見於鄞傾盖如舊友嘉定初李與丹陽劉君宰偕命名公謂其曰此二人者皆所謂有所不爲者也其後二公果皆如所許云少而嗜書白首弗厭凡聖賢大訓切於巳者味之終身夜則默誦病亦吟

諷講道於家以諸經論孟大義警策學者於書禮記論說尤詳其所成就後學甚衆博觀羣籍取其切用者會粹成編謂法度之言自秦以前乃可矜式故有先秦古書若干卷謂學士大夫不知兵則武夫悍將得矜所長而緩急無以應變故有兵畧若干卷謂祖宗成憲為人臣者所當講究故有皇朝要録若干卷其辭章根本至理一言一句皆胸襟流出謂語孟中無難通之辭難曉之字故凡所著不為奇嶮刻峭語而温純條鬯自不可

及晚而好詩嘗賦進徳堂諸篇趣味幽逺而於一卉木之芬馨一羽毛之皜潔輙寄興焉曰吾之自修當如是也此豈苟為賦咏者耶奏議諤然忠誠讀者感動銘志叙事有史法諸子裒其集若干卷藏於家公之在宗正也修寧宗玉牒在樞庭修經武要畧先時修書官類不經意將進則取具臨時公涖職即悉力編摩後數歲乃進呈大要多出公筆史院修高宗實訓紀録過詳公删繁翦浮見謂得體後修孝宗實訓遂專以屬公退自儀

曹坐史館輒終日書垂成而公去議者又欲用司馬溫國公編通鑑故事俾以書局自隨或言國史出外有禁乃止公娶邊氏進士友益之女先公二十有一年卒屢贈申國夫人至性淑行公所為墓志墓在鄞縣某里某山之原公薨遂合塟焉某年某月某日也子男四喬某官後若干年卒肅某官甫某官商某官女四云云孫男五云云始公嘗言所貴乎世家者非必七葉珥貂如漢金張八葉宰相如唐蕭氏名位雖崇而不能皆賢

何世之有若東都之袁楊二氏氣脉聯屬名德俱隆則可謂世家矣吾之先世雖出處之不侔然皆忠信正直蔚有賢譽其不謂之世家乎後嗣子孫努力奮發不自菲薄必欲追前人而及之亦足以為世家矣平居訓勵諸子率此本意肅首躡世科甫冠多士公不以自喜至其德業有進與當有可紀則為加飯故士大夫言家法者必袁氏為稱首云某之與肅同年進士也眂公寔丈人行而於其德學則願師焉嘉定中再同朝不鄙其愚

以為可教故於嘉言善行多所覶覼歲在甲戌持節去朝辱公訪別於南山佛舍語及國事幾於流涕公之盛心昭揭天日至今猶赫赫也公之塋慈湖楊公寔為之銘於公大節摹寫盡矣顧其孅微委折有未備者維公粹學偉行為時儒宗忠言至計有補宗社而爵命品秩又已應易銘之典肅等將有請焉謂某盍為之狀慨念疇昔誼不得辭雖筆研蕪廢猥瑣是懼然不溢美不失實尚庶幾公平昔之志謹狀

司農卿湖廣總領詹公行狀

公諱體仁字元善姓詹氏其先光州固始人十八世祖遷於建之武夷自公之父授室浦城張氏遂占數焉曾祖澤民祖僎不仕父慥弱冠有異材鄉舉第一與五峯胡先生屏山劉先生游相好也晚始得官為贛州信豐尉金人窺邉丞相張忠獻公開幕府辟以從論兵事多開納以公贈朝奉大夫公幼出為伯舅後年二十一中進士乙科大夫没於京師護柩旋塟過時而哀不忘又

持張氏祖喪三年經紀其家教仲舅以學鄉閭浩然歸重調饒州浮梁尉屢獲盜如律郡欲上功非其志弗就也為湖州歸安丞摧姦抑强貧弱得職又持張氏祖母喪服除為泉州晉江丞程尚書大昌司馬侍郎伋相繼為守尤賞異待以賔客禮郡有疑獄必諮焉公氣和色温持論根本忠恕二公常敬聽梁丞相其郡人也雅知公會入相薦公於上前名除太學録再歲遷博士時學官皆天下選公周旋其間最久而成作人材亦最多除

太常博士時方定高宗廟謚或執堯宗之議堅甚公言中興之德莫盛於商高宗今以堯宗謚非惟於古經傳亡据且使大行不得以中興之功自顯於萬世此禮官罪也議遂決遷丞𢬵郎金部光宗初輪對百官公具考覈財賦源流以對請詔大臣以省濫員裁冗食節浮費等事始於朝廷達於州縣具為綱條品目使可舉行而勿為浮議所沮要在本之以至誠惻怛行之以公平簡易守之以堅確悠久使弊去而物論不駭事定而人心

不揺庶幾制度既立財用日豐有詔令戶部稽考以聞提舉浙西常平公謂浙右之有漕渠非止通餽運資國信往來而已蘇秀常潤田之高卬者實賴之於是開漕渠濬練湖置斗門爲旱澇備又以餘力立舉子倉掫安濟院所活不可勝紀散鹽本錢數萬以紓亭戶之力歲終鹺利倍增除左曹郎湖廣總領始至激厲將帥使知朝廷恩意湖廣楮幣視京券爲輕軍民患之日久公捐貨泉百萬以權其直輕重始均明年就除司農少卿江

上諸屯多貧匱公擇其累衆者增給餐錢不請益於朝而用度足藏粟歲久至陳陳相因不可食公命斁其腐投之江且廣糴以補其乏異時諸郡之隷総所者賦輸或不以時符移督償銖髮不貸公曰郡亡從出必取諸民今幸蓄積有餘不至乏興弛以予民可也為條奏蠲其負凡百餘萬而諸郡財力始寛武昌瀕江多水災公與諸司同築萬金堤以防其溢人謂公儒者為政知濯痍飫饑而已逃卒千人入大冶因鐵鑄錢亂幣法剽掠

為變公語戎帥冝速討曰此去京師千餘里上請須報賊勢張矣於是羣黨亟壞人始服公制變為不可及越歳名歸班至則除太常少卿陛對首陳父子至恩之説以感動上意其畧謂易於家人之後次之以睽睽之上九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説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夫疑極而惑凡所見者皆以為寇而不知實其親也孔子釋之曰遇雨則吉羣疑亡也葢人倫天理有間隔而無斷絶方其未通也堙鬱煩憒若不可

以終日及其醒然而悟泮然而釋如遇雨焉何其和悅而條暢也伏惟陛下神心昭融聖度恢豁凡厥疑情一朝渙然若揭日月而開雲霧茂見皇極丕叙彛倫以承兩宮之歡以塞兆民之望天下幸甚孝宗既上仙公帥同列抗疏請蹔蹕過重華親臨大祥之祭辭意尤懇懇時有欲以正宗為大行謚者公言壽皇聖帝以旁枝入繼事德壽二十餘年極天下之養諒陰三年不御常服漢唐以來未之有宜謚曰孝公深於禮故前後定兩朝

廟謚異論莫能奪議者難之阜陵將覆土公爭以爲地
勢卑不足以安神靈時宰故知公及是議不合除太府
卿尋直龍圖閣知福州擁節旄過家人艷其寵長樂地
大物繁而俗本易治前二千石用刑過差民慘不樂公
至盡觧苛嬈物情便安浮圖之宫甲於東南命僧率有
常直公曰是賄賂公行也乃命各從公舉而境内始亡
倩僧推廣社倉法以振業窮民以捄溺子之獘條約甚
備後莫能易居亡何言者及前山陵事罷郡屏居者八

年時論紛紜處之澹如也徙居雲川酣飫圖史人莫窺
其際時有起胥史為大官氣燄熏燎掃門祈福者踵相
接公使浙右時實常為公役至是多方鉤致公公曰小
人乘君子之器禍敗亡日矣胡得以汙我其後果如公
言復龍圖知静江府春行視農見田器薄小不足以盡
地力乃為詢訪簡易之法物别為圖授之又為浚井導
泉以便行旅嶺外民貧財匱公撙節浮蠹為閤十縣稅
錢一萬四千蠲雜賦朱膠等錢八千貽桂折布自建炎

以來爲民患公建請蠲免而二州民力始蘇占城真臘相攻餘兵亦入瓊管公調兵且招而海道寧移守鄂州州兵民雜居多强梗不奉法公治尚寬至是易之以嚴曰此變通之術也除司農卿復總餉事士懷舊恩鼓舞迎拜歲比弗登民艱食公曰民病若此可以非職而弗恤乎乃先便宜賑而后以聞邉警日急小夫憸人爭承間抵掌言用兵希用事者意公奏記廟堂具言兵不可輕動請遵養以俟時皇甫斌自以世將家好大言公間

語同列謂其事必敗時移屯襄陽軍行亡紀律公指謂人此何異緑林下江之流已而果敗公之先識類如此俄屬疾以開禧二年二月二十二日終年六十四公天姿超邁志守卓然自擢第歸即從故侍講朱先生游講質疑義其學以存誠謹獨為主造次弗渝嘗患世儒論經多失本指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常性克綏厥猷惟后此即天命之謂性率性之為道修道之謂教也人能知此則知觀書之要而無穿鑿之患矣博覽群

書自天文地理卜筮醫藥百氏雜說靡不通於渾儀漏刻俱嘗親製以測驗皆合趙渙造新歷以獻公為作序中書舍人黄公裳一見嗟異因以定交著象數總義一卷歷學啓蒙一卷莊子觧五卷為文若不經意而明白坦達根於理致雕鏤剞劂之語一不出諸口神識恬暢喜論說古今遇佳士良友窮日夜語不厭聽者忘疲居朝廷好盡言或議論盤錯衆相視莫敢先公輙為辯析是非成敗無所諱亦以是賈憎於人惟一時賢俊氣合

道同者常推敬周丞相當國公疏納知名士三十六人周丞相不能用已而多所收擢公之力也紹熙甲寅趙丞相將定大策外廷無預議者獨諉公與左司郎中徐誼達意少保吳琚請慁聖垂簾爲援立聖明之地其爲諸賢倚重如此然公立朝自信所學於辭受出處之際尤不苟故雖仕再登朝而位不過卿列所蘊未究卒抱其志以終可勝惜哉公既歿而名至或謂公而不死必嚮用矣嗚呼考公平生出處大致當衆賢用事時猶不

能少貶以求合其能自詘於權門翁赫之日乎事無巨
細有不合於義必爭其能無言於弄兵首禍之日乎使
公而闕

西山文集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山文集卷四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薛翰

西山文集卷四十八

宋 真德秀 撰

青詞

江東祈雨青詞嘉定乙亥五月

旱魃為虐將貽卒歲之憂昊天曰明願軫斯民之苦敬憑法醮冀逹危誠竊念江東實連淮甸開禧兵釁流徙最多嘉定年飢死亡相踵屬者豐穰之屢應居然凋瘵

之末瘳迺自暮春以來久愆時雨之潤川源斷港阡陌揚塵宿麥既枯將奚續食新秧未藝敢望收成静言盭氣之傷和端自微臣之失政凡有災咎宜加不肖之軀忍使生靈重罹莫大之戹惟妙造斡旋之甚易幸至仁務憫之亟施沛然三日之霖救滋一道之命控忱以告得請是期

茅山祈雨青詞

五月不雨益深亢旱之虞百姓何辜將失有秋之望敢

殚危悃仰籲穹旻伏以大江之東民生素瘠開禧而後
天變荐臻旱蝗饑饉者四三年餓莩流離者千萬計幸
高明之㫖祐獲豐稔之相仍然田疇蕪廢之尚多而倉
廩葢藏之甚寡故雖樂歲猶或咨嗟脫遇凶年將奚振
救公私共患寢食靡遑用蕆敬於名山以投誠於上帝
殄除妖魃丕降甘霖吏之不良固難逃於顯罰民焉可
憫願亟被於至仁瀝懇與辭鞠躬聽命

下元水府祈雨青詞

艱食是虞誰非望雨救民無術惟有呼天載念常暘之菑莫如玆歲之酷自春徂夏甘霖未決者累旬由江暨淮赤地殆踰於千里種植之工盡廢螟蝗之孽將興井無可汲之泉粟有驟騰之價皇矣上帝本垂溥博之恩今此下民將履困窮之極願回哀愍洊賜滂沱以全大造覆育之功以拯群生朝夕之命玆為忱禱尚冀矜從

母疾愈醮謝青詞

莫親乎母實為命以相依葢高者天惟盡誠而可動比

迎慈壺就養公庭屬當垂暮之年偶得瀕危之疾呼醫未效舉室如狂一心斷造化之垂仁百拜望星辰而致禱願捐臣身之筭以延母氏之齡鑪熏之燼未消囊藥之功巳應豈繄人力亶荷神庥是用祗命羽流肅陳寶醮以謝再生之造以祈方至之祥曰壽曰康期亦饗春秋之永爰清爰静當愈虔香火之修

立冬日祈禳青詞十月七日也至十七夜有紫微垣宫室之夢

民生多艱莫如所部歲事不稔未有今年始則烈日歒

焚欲秧而莫可繼則飛蝗荐食雖種而亦空於今田野之間已多溝壑之瘠張顒待哺蓋尚餘數月之期發廪勸分未足延一旦之命惟冀上天之仁愛俯矜下土之困窮方冬而賜積雪之祥及春而布甘霖之澤使小大之麥既秀且藩而高下之田及時以墾至於掃除疫癘之氣蕩滅蝥螟之妖悉頼至仁宻回洪造庶幾有衆咸獲更生臣猥以駑材繆將隆指自慚無術可救元元之苗獨有竭誠期動高高之聽

丙子立春日設醮爲母祈福青詞

天下之樂莫如以祿而及親人子之情尤欲其親之難老敢瀝由衷之懇冒干播物之仁伏念臣母吳氏某早歷艱勤晚膺榮養郊堙覃霈被恩命者再三歲歷推移倏春秋之七十粗獲康寧之喜悉由覆幬之恩今者令佈句芒日逢甲子當萬彙泰通之會肇兩儀發育之功惟盛德之主生實從茲始爲慈闈而祈福宜在斯時載演冲科肅延真馭仰冀昭昭臨下之鑒俯矜區區念母

之誠俾壽而昌長享承顔之奉及人之老敢忘錫類之心

上元節設醮青詞

六沴相乘雖陰陽之定數一民失所豈天地之本心屬者旱暵之餘繼以螽螟之孽蕪廢不耕者凡數千里困窮無告者逾百萬人公私之力易殫振恤之恩難徧惟賴高穹之悔禍庶令有衆之更生今者四序閶端三微肇始罄一心而歸欿爲百姓以致祈曰雨曰晹兾均調

而不悖我黍我稷俾種植以及時麥秋全載穫之功蠶
月有倍收之喜其於造化不費咄嗟噓吸之功而彼生
靈獲免饑莩流亡之苦玆下愚之至望亦上聖之樂聞
敢瀝悃誠願回昭鑒

丙子芒種謝麥禳蝗青詞

伏以宿麥登場方欣續食遺蝗出土復慮挻菑蓋當公
私赤立之餘豈堪饑饉荐臻之苦幸帝命以來牟之錫
俾民生均一飽之歡所期播植之是時庶保豐穰之可

望倘螟螣蟊賊或遂蕃滋則黍稷稻粱皆將殄瘁此有衆所以驚呼而相弔而微臣所以恐懼而靡遑顧人力驅攘之甚難惟天意轉旋之孔易願回大造申勅羣靈丕降甘霖坐底驕陽之伏秉畀炎火永無遺育之存瀝懇投誠鞠躬請命

太乙醮祈雨青詞

八政所重食最為先一歲不登民猶告苦況新罹於大歉咸共徯於小康豈虞七八月之間復有方千里之旱

山川之雲欲合膚寸即離溝澮之水雖盈斯須已竭綫將成者槁白苗方秀者萎黄詎堪凋瘵之餘洊失豐穰之望私室之蓋藏甚寡曷保生全公家之儲偫又空將奚賑恤夙宵在念震懼靡惶非仰祈高穹覆幬之恩殆立見餓莩流離之禍敬陳寶醮肅按冲科瞻紫微太乙以輸誠為赤子黎元而請命願敷潤澤亟起焦枯以昭善救之仁以解倒垂之厄

太乙醮祈雨青詞

樂歲可期遽罹七月之旱驕陽甚熾俄為三日之霖仰大造之至神與含生而共戴惟上下之憂莫逾於艱食而古今之患尤甚於洊饑臣猥奉寬條適逢大歉睠赤子困窮之衆幾至流離賴清朝賑恤之優僅能全活政需一稔庶保更生而自入新秋久愆甘霔山川之祠雖徧雲雷之施竟屯一心斬洪覆之垂仁百拜望紫垣而致禱精誠甫罄膏澤已敷掃妖魃於方張起良苗於將槁倘非上帝好生之德孰拯下民阽死之菑敬上剛辰

載陳寶醮以謝曲成之賜以祈終惠之恩曰雨曰暘願常臻於協順有黍有稷俾咸遂於豈登庶令凋瘵之甿浸躋富壽之域控忱以告從欲是期

嘉定丙子秋建康旱大田龜折苗且槁死人情相顧皇駭既禱於山川未應遂以後七月丙戌用道家法醮太乙於賞心亭是日遲明陰翳時有小雨空濛如絲遥望鍾阜諸山雲色潑墨近夜雨稍大而風力悍怒震撼户牖皆鳴雨霽止越翼日丁亥晴色愈熾夜邀天文生范其姓者相與仰眡星漢范曰月行度太高雨未可冀也丙夜具衣冠望紫微垣齋栗百拜以祈戊子夙興星斗爛然至暮雲氣益薄亡纖毫蒸潤意晚上香宣詞磬折神位前默禱良久退即帝次少休候兵忽踉蹌來告曰雨作矣起視簷間溜落如噴玉醮罷乘雨以歸四鼓後益滂霈自是頻大雨槁苗復茂歲已

有秋嗚呼以某之庸駑何敢言格天事然惟幽明精祲之交一念貫徹誠有不可誣者蓋自是益知暗室屋漏之不容欺而戰兢臨履之誠沒吾身而後已可也自警云

為母醮星青詞

天覆物以無私福豈容於倖致子為親而有禱情益出於可憐願垂臨下之仁俯察由衷之懇伏念臣母太宜人吳氏某艱勤初載憂患半生祿雖及而年浸高未極劬勞之報疾常多而安日少每深危懼之懷比諏日者之言載考星纏之運謂不無於屯否當豫至於祈禳重

以徼蹤屬將滿秩計其行役之際必在祈寒之時道途有風霧之侵舟楫有波濤之險非藉生成之造曷臻康泰之休今者節紀下元日臨甲子肅醮儀而盡敬為母氏以控忱冀誠懇之㗋通俾壽齡之增衍承顏順色永諧定省之歡登高臨深悉免顛隮之厄

丁丑上元設醮青詞 時已改除泉州未離江左

伏以天為羣物之祖本覆育以無私春者四時之先乃發生之自始敢為民而致請冀錫福之惟均惟江左之

承平素稱饒樂自開禧而至今日浸益瘡痍戸口耗於兵革之餘財力殫於饑饉之後都會之繁華未復矧曰陋邦豐穰而愁歎相聞况乎歉歲臣自叨將指每極寒心所愧駑材曽茂拊綏之術惟祈洪造曲垂矜憫之私因歲序之更端肅奏儀而蔵敬仰祈道蔭俯拯民囏三登曰太平盡銷水毀木饑之沴百樂生治國漸還家給人足之風

泉州入宅青詞

伏以便鄉假守叨被君恩將母之官獲修子職敢殫微悃借瀆至仁伏念臣本以蠢愚曾微能解平生行已不敢爲持禄干進之謀一念通天粗知以濟物及人爲事甫上江壖之節更分海上之符昔者稔聞號稱饒樂之地今焉寖異頗多窮悴之甿當入境之云初已炷香而自誓願堅潔白公勤之操一洗貪婪媮惰之風丹衷甚明白日可照然而身健始能任職家安乃可憂人爰即公庭載陳法醮仰祈赫赫之鑒俯察區區之誠錫慈母

以壽康俾合門之安吉庶幾不肖盡忘内顧之虞當竭菲才一惟民隱之恤有臨在上此志敢渝

太乙醮青詞

長人是職實深憫雨之懷銷變無方但切籲天之懇敬憑法醮祇控忱辭言念溫陵素之可耕之壤雖當樂歲尚多艱食之民况自頃年以來洊罹積潦之患公私共困愁嘆相望臣猥以菲材甫兹假守志期阜俗方勉效於撫摩政蔑召和乃遽愆於潤澤夙宵自省寢食靡寧

雖甘霔之屢沾而大田之猶槁肆涓良日載演沖科瞻

紫微太乙以輸誠爲赤子黎元而請命仰祈聖造俯鑒

愚衷惟望歲所以望霖惟憂民所以憂旱赦其煩瀆賜

以矜憐雨施雲行願亟臻於溥洽家給人足庶共樂於

和平

天慶觀祈雨青詞

臨民而思裕民莫急豐穰之願得雨而復望雨實由真

切之誠輒貢悃辭僭干洪造伏念臣猥叨誤渥擢守便

州初無善政以慰羣情但有過舉以傷和氣故於涖事之始即致亢陽之菑朝夕省愆殆如焚灼雲霓在望何啻渴饑亟蒙覆物之仁㳺降及時之澤平壤已聞於沾洽高田猶慮於焦枯爰即真宫敬陳法醮冀垂矜憫更賜滂沱百穀用成迄遂有年之喜烝民乃粒免貽艱食之憂

謝雨青詞

伏以累旬苦旱實深歲事之憂一雨通宵均被神功之

施以欣以慼且諛且祈伏念臣本乏技能繆司牧養自慚秕政致盭陰陽之和屢罄精誠冀回天地之鑒仰蒙赦宥俯賜矜憐觸石興雲俄陰威之亟變隨風入夜倏膏液之潛敷少寬艱食之虞允荷大生之德然而旱乾既久潤澤未深成始成終政有祈於妙造載沾載足願更賜於甘霖諒惟覆育之仁何愛呵嘘之力

上元設醮青詞

節名錫福敢萌徼福之私職在長民當致為民之禱仰

祈穹昊俯鑒怳衷切念清源夙稱樂土珍奇畢集近聯七邑百萬家生聚實蕃遠控重溟數十國粤從近載頗異前聞稽天之潦相仍被菑者廣浮海之商罕至失業浸多臣自玷承流每勤卹隱雖摩撫當殫於人力然斡旋實賴於化工敬卜剛辰肅陳法醮願賜覆載生成之大造盡除水旱癘疫之眚菑舟楫安行有風后川祇之助室廬永保無祝融回祿之驚庶令凋瘵之甿復履阜康之樂

為民祈安設醮青詞

天令或愆馴致札瘥之害民生何辜重罹天閼之傷念忝任於撫摩殆不勝其憂惻遣醫餽藥常切關心遺粟散緡曾無虛日雖勉修於人事終未弭於天灾是用虔抒丹誠仰於淵聽以仁救厄願推慈憫之恩變盭為和亟賜噓呵之力

太夫人誕辰設醮

天覆物以無私固豈容於徼福子為親而有請庶可冀

於垂仁敢攄一喜一懼之情庸致三沐三熏之禱伏念臣母吳氏早罹憂患晚被寵榮烏哺雖勤未報劬勞之德駒隂甚迅浸驚遲暮之齡顧華髪之蕭然每丹衷之惕若屬新元之肇始且誕日之載臨肅演真科虔祈道蔭增壽祺於有永膺福祉於無疆居高聽卑願鑒惓惓念親之悃舉此加彼敢忘老老及人之心

捕獲海冦設醮青詞

海邦寧謐忽驚劇冦之侵天道昭明旋告戎功之捷妖

氛頓掃鴻覆何窮伏念臣自玷藩宣每勤綏撫方欣庶俗共由於安靜之中豈意羣兇猝至於防閑之表聯舟艦幾千人之衆距城闉纔百里之遥亟遣兵師分屯川陸威聲既震吉語踵聞首惡當懲用正鯨鯢之戮脅從可貸忍為玉石之焚繇非獲助於穹旻豈易収功於旬浹肆憑法醮祇控謝忱尚祈遺孽之悉平庶俾後虞之永熄四郊安堵各安耕鑿之餘萬賈連檣如行枕席之上

中元節清源洞設醮

中元令序實惟赦宥之辰上聖至仁不厭為民之禱敢因祇謝載控忱辭伏念臣猥以迂愚獲司牧養有民有社常獨抱於隱幽曰雨曰暘乃幸臻於時若高下之田咸稔公私之慮少寬豈云昭格之能端自曲成之造肆陳淨醮祇薦微衷尚惟晚穜之頗多更頼化功之垂軫自今以始冀獲屢豐之穰所欲必從敢辭三瀆之譴

生日青詞

母恩甚大欲報何窮天聽雖高惟誠能動輙抒丹素僭

瀆穹旻伏念臣繇一介之至愚賴二親而有立悲深陟

岵徒追慨於父慈禮謹循陔幸粗諧於母養兹臨誕日

載惕微衷念長育成就以至於今豈保抱攜持可忘所

自載陳寳醮祗按冲科華髪高堂願增畀耇齡之固春

暉寸草庶永處子職之共臣無任

清源洞祈雨青詞

歳以稔聞已拜高穹之賜雨弗時至又聞下土之咨

輙恃至仁敢陳微悃臣聞詩播貽年之頌史嚴無麥之書蓋於五穀之中此為最重必備四時之氣乃克有成倘乖呂令之期難擬崆峒之熟今者仲冬將届嘉澤尚愆未耕者既阻於翻犂已種者又虞於焦萎秋収百畆僅醫眼下之瘡夏秀兩岐殆類中流之楫此而失望誠可深悲仰祈大造之慈俯拯細民之苦寸雲觸石冀亟示於威神三日為霖庶均沾於膏潤控悃以請從欲是期

清源洞設醮祈雨青詞

徂陽頗甚慮二麥之失時法醮載陳為三農而致禱方虔恭而俟命俄霡霂以通宵豈愚誠足以動天繇聖造存乎濟物然而旱乾頗久既又潤澤未敷下田雖幸於沾濡高壤尚遲於播植敢辭再瀆洊控一忱沛甘霆以及時願終大賜貽来年而率育共戴洪恩

雲樹祈雨青詞

月紀仲冬宜寒而燠氣臨大雪欲雨而暘繇郡政之多

疵致天行之失序悾恍雖切霈澤尚愆雲屢合而輒離風漸休而旋作麥苗將槁井汲復艱近而有炎煬之虞遠則有札瘥之患惕然朝夕殆若燬焚用瀝懇於高穹冀興憐於下土瑞霙積地非所敢祈甘澍連朝願言遄應使有衆安生而可望則以身塞咎而弗辭稽首投誠鞠躬聽命

清源洞謝雨青詞

冬而禱雨蓋前此之罕聞誠則通天賴至仁之易感初

霏微而潤物旋霶霈以通宵百井泉甘溢於既涸之後千畦麥秀蓊然將槁之餘倘非上聖之興慈孰俾下民之蒙澤載沾載足已式慰於羣情成始成終更有祈於法力

太夫人誕辰設醮青詞

天鑒非遥惟盡誠而可格母恩甚大愧欲報而未能輙控愚衷僭干穹聽伏念臣母太恭人吴氏法名早更憂患晚被恩榮養洎千鍾粗謹清温之職年逾七袠實深

喜懼之懷念非控請於叢霄何以導迎於景貺惟春令
闓端之始肇陽和生物之功祇祓瑤壇宣揚藥笈仰兾
慈仁之造俯垂覆幬之恩俾壽而臧長享承顔之樂及
人之老敢忘錫類之心

安奉離明殿青詞

承流宣化所期庶俗之安消變弭菑全仗高靈之祐顧
此阜蕃之郡且居炎燠之方每終夜以深思懼融風之
易煽雖人為當勉已粗謹於隄防而天意難知兾潛回

於溟溟爰即棲真之宇載新執法之宫涓良日以奉安瀝丹誠而叩懇仰祈妙造大庇函生擊壤相歡均被簡簡穰穰之祉聚廬託處永無譆譆出出之驚

東嶽清源洞祈晴青詞

臣聞民之可憫無若良農物之難成莫如嘉穀自始秧而至既穟非膏澤無以滋其生迨垂穎而及登場非烈日無以堅其實惟均節而不忒斯順成而靡虧越從春夏以來幸適陰陽之叙今歲將大熟而雨則過多溪壑

至於溢流町畦幾於冒沒砉然待哺不勝田野之情懷於垂成必非穹旻之意敢抒誠懇虔想高靈伏望憫其終歲之勤勞賜以兼旬之明霽百里而半九十俾末路之獲全甫田之取十千庶豐年之可必

寺觀設醮謝晴青詞疏語

雨以潤物過乎度則為災天維子民哀其窮而必救疏云甘霖本以潤物過則為災諸佛切於念民窮斯必救比以連陰之沴凜乎害稼之憂奔走有祈顧答如響劃重雲而見白日六合清新弭

駭浪而為安流百川順聽仰至仁之易感戴鴻施以何窮屬當收穫之期不厭晴明之久崇墉新積願克保於歲功擊壤均懽其敢忘於帝力（疏作佛力）

寺觀謝晴青詞疏語

嘉穀告登既卜有年之慶連陰不已遽為積潦之菑不勝朝夕之憂亟叩乾坤之造賴神功之密運（疏云不勝怵廹之情亟叩慈悲之造賴威神之密運）俾霽景之遄開波漲平疇昔幾壞於垂成之頃雲屯高廪今獲全於將失之餘愁歎頓舒歡欣

相告用是肅陳净供疏云净醮祇薦微忱曰雨曰暘願益臻於時若有稷有黍更期遂於秋成

代料院作生日設醮青詞

年開八袠廹暮景於西山誠竭一心叩至仁於北極敢憑法醮庶達愚衷伏念臣資禀甚庸志念多雜義利雖嘗早辨而私欲易以移人學問非不究心而踐履未能中道越繇近載浸悟昔非仰蒙善貸之恩俯賜曲成之造無攝生之術而獲晚景之粗安無敎子之方而叨世

科之相襲詞館竊㒺功之禄郎闈陞同正之員端循僥倖之原悉自穹窿之覆肆當誕日肅按真科至敬無文庸假蘋蘩之薦隆慈易感冀全樗櫟之生俾否運之潜消而餘齡之増衍臣當力圖新善期補曩愆味太上至道之言不忘朝夕踐昔人方便之戒以訓子孫臣無任

仙遊山謝雨詞

輕生嗜鬬莫如南浦之民足食安居尤切西成之望嗟亢旱歷時之甚久幸甘霖入夏之甫均方力穡之惟勤

俄兼旬之不雨平疇雖種恐立致於焦枯高壤未耕幾盡成於蕪廢惟鄉俗人情之易動殆山川風氣之使然斗栗之價稍騰奪攘且起百畝之收或失愁嘆奚堪方共啓於微忱欲仰祈於大造深仁易感美澤遽敷阡陌相望化龜拆而為膏潤室家胥慶易狼顧而為歡忻爰即仙山肅陳法醮以謝曲成之賜以蘄終惠之恩二氣均調迄底豐登之樂四民咸裕漸還醇厚之風

仙遊山建醮青詞

指湖湘而分閫深愧非材瞻霄極以陳情冀蒙宏覆伏
念某奮由寒賤本極凡庸敢圖坯冶之恩疊冒科名之
寵入聯禁從出奉詔條論功曾蔑於錙銖積譽已逾於
丘阜致嬰愆變奄及慈闈念咎畏威惟日虞於譴罰會
榮倖進敢復覬於恩光詎意公朝未忘孤跡擢之次對
付以名藩玆涓日以戒行敢籲天而控懇川塗云邈況
當栗冽之期覆載何私願俾安全之幸俾早祗於職守
當虔奉於官箴工焉赫赫之皇穹胞臨孔邇下則巍巍

之靈嶽顧盼可瞻誓壓對越之誠益厲首公之節庶燭民瘼少答國恩更蘄佑善之仁終成及物之志

潭州上元建醮青詞

三元紀節兹臨錫福之辰十國為連適際牧民之始敢殫誠而有禱冀蒙霞以均安伏念臣猥被宸綸叨分楚服披圖按牒昔雖號於富饒問俗觀風今實多於愁歎以非材而臨涖將何道以撫摩方弛擔之云初已炷鄉而自誓凡躬行之當勉如對神明苟民瘼之未紓若拯

焚溺期少伸於志願以無負於選掄若雨暘寒燠之以時與水旱札瘥之不作惟化工之是賴匪人力之可能是用嚴三齋七戒以陳儀為一道九州而控請仰覬好生之大德俯矜難保之小民冨有倉箱俾遂西成之樂聲無桴鼓庶寬南顧之憂

湘春堂建醮青詞

藩維寄重懼勝任之維艱覆載恩深願控誠而有禱伏念臣甫離憂患遽被恩榮既莫遂於恍辭遂冒當於陰

委以數千里封陲之廣有百萬戶生齒之蕃林洞錯居每難帖服營屯列峙可後拊循凡而九郡之戚休皆是一身之舉厝疚心思治殆寢食之靡遑節用愛人敢圭銖之自奉雖為仁由己而成功則天仰祈生育之恩俯賜安全之幸使身無灾疾而家用平康庶無私慮之牽一惟民隱之卹誓竭公勤之素志迄成惠利於此方上馮赫赫之皇穹鑒臨孔邇下則巍巍之靈嶽顧盻可瞻茍畔斯言敢辭於罰

祈雨建醮青詞

職玷撫摩難勝二千石之寄民憂旱暵莫如七八月之間敢瀝丹衷冒干洪覆睠此湖湘之凋瘵異乎江淛之富饒本之盖藏況加科配故雖豐稔猶或嗟咨或惟一穀之弗登立見羣生之告病幸自春而徂夏蒙賜雨之以時早稲既收晚苗亦茂正需嘉澤庶迄全功粤繇邇日以来忽苦常暘之沴懇祈雖切感格未能雲未合而倏離雨方沾而隨止夙宵自省震懼靡遑即吉旦以陳

儀顯高旻而致請願垂矜憫亟解焦枯當白露之將臨俾甘霖之遄應實頴實栗遂爲上熟之年成始成終敢忘大造之力

謝雨建醮青詞

一念在民惟豐穰之是願歷旬不雨則怵惕以靡寧矧自入秋以來幾有常暘之虐遐想溝塍之涸竭不勝肺腑之焚輙顯告於九旻每凌兢而百拜祇荷穹窿之覆屢垂沾溉之恩觸石興雲變陰威於炎赫隨風入夜

回膏潤於焦枯仰戴天慈敢稽醮謝然旱暵之期頗久而涵濡之澤未深嘉穀方華正須護養驕陽孔熾豈易堪任冀上帝之好生憫下民之無告載霑載足迄成上熟之年既庶既安浸還近古之俗

生辰建醮青詞

歲月推移復值始生之旦夙宵震懼難酬罔極之恩輒露微忱冒塵穹聽伏念臣蠢愚寡識樸鈍非材不自意於遭逢迺積叨於榮顯惟覆載生成實乾坤之造而鞠

育教誨繄父母之仁惕若省循蔑焉稱塞葢克肖其德然後為弗失其性而不辱其身然後能無忝其親臣之自期固常有意年已幾於知命學猶愧於反躬屬當初度之臨深切愚衷之感劬勞莫報方懷俯仰之慙宴樂是娛敢惟世俗之狥爰假道家之典肆陳法醮之儀備罄精誠冀蒙福祐修身進德獲為名教之全人尊主庇民粗究平生之素志自餘私禱不敢僭陳

下元節天慶觀建醮青詞

伏以十國爲連灕膺南服之寄三時不害迄遂西成之功緊庶俗之小康皆至仁之廣被伏念臣蠢愚寡識樸鈍非材叨九重選擢之榮付一道撫綏之責兵民兼總既負荷之維艱蠻獠雜居尤服馴之匪易所期一稔以弭百憂曰雨曰暘荷天慈之昭答有黍有稷俾歲事之獲全豈微臣感格之能繇大造斡旋之妙即下元之令節按太上之沖科以謝殊恩以祈来貺降福祥於有永銷菑沴於未形三登曰太平常底豐穰之慶百樂生治

國再還淳古之風臣無任

甲申上元設醮青詞

三元紀節兹臨錫福之辰千里分符實任宅生之寄敢為民而控請冀蒙覆以均安伏念臣猥奉邦條倏周歲籥顧慙非德每深曠敗之虞獨荷至仁倍費生成之造雨方祈而輙霈年幾歉而告登瑞霙游降於嘉平麗景有華於元日仰戴穹窿之施益深祇懼之誠爰即公庭載陳法醮冀精忱之昭格獲景貺之遄臻調二氣以孔

時寖五兵而弗試祝融回禄無烟燄鬱攸之災湘江洞庭無風波覆溺之害閭里清淨溪峒晏寧末路壁全豈獨守藩之幸遐方枕奠式寬當宁之憂臣無任

建醮青詞甲申四月十一日時有白氣出於鵰吻恐為兵災之象故致禱焉

職叨作牧慚非守土之材志切為民爰控籲天之悃伏念臣猥蒙推擇繆任撫摩幼學壯行但欲寸功之及物夙興夜寐未嘗一念之謀身每務廣於上恩期亟還於舊觀而臣材能淺薄智識乖踈雖懷憫俗之至情愧乏

名和之善政里閭憔悴城邑蕭條歳非不熟而穀價反騰歛非不輕而民財轉乏凛然終日抱此百憂況隂陽或舛於運行而災沴間形於兆眹直忍切 瞋上皆繇不德其敢自文惟仰懇於上穹冀垂憐於下土誕錫和平之福潛銷變故之虞雨暘寒燠之以時迄臻大稔鼻疾㦲兵之不作咸遂小康第令民命之獲全何異臣身之蒙施臣無任

祈雨建醮青詞

為政而宜於人媿乏召和之術不雨而至斯極敢忘省咎之誠瀝血書詞鞠躬請命伏念臣猥慚迂陋繆任藩宣明不足以察物情惠不足以蘇民瘼歎愁怨恨豈無隱伏而未知寒燠雨暘致使運行之或盭惟今之旱職此之繇已備舉於祈禳迄未臻於感格皆臣之辠有衆何辜況難安者田里之生而易動者湖湘之俗縱令豈稔猶費撫綏脫或饑荒將奚拯救凜然億萬姓之命繫此一二日之間不勝疾首而痛心殆甚履氷而蹈火仰

蘄大造俯鑒危衷霈甘霖於久亢之餘活嘉穀於垂成之際庶幾赤子獲逃溝壑之菑願以微軀獨被雷霆之

譴

青詞甲申六月二十一日天慶觀

旱方千里蘇繆政之傷和哀籲九天為黎元而請命載念湖湘之凋瘵曁殊江浙之富饒頻年皆稔則吐俗粗安一日告饑則事變雜出在昔固嘗深病於今尤可隱憂蓋當糴貴之餘正切食新之望僃悉矣百鈞之重負日

冀息肩惴然一葉之漏舟共期脫險倘或乖於所擬復何恃以自存每殫朝夕之思不知涕泗之集敢㦯陳於法醮用備列於危衷仰祈穹昊之仁亟拯生靈之厄勅群龍而並起霈一雨以滂流遂作甘霖盡活嘉穀若微臣之有辠豈顯罰之敢辭鐫爵秩而削年齡悉惟大造之命全妻孥而安隴畝願保細民之生臣無任

太乙醮青詞甲申六月二十七日

恭以亢旱為災嗟赫赫炎官之虐至仁可想仰煌煌紫

極之尊嚴三齋七戒以投誠為百姓羣黎而請命伏念臣受材至陋竊寵過優雖存濟物之心愧乏名和之政當祝融之用事俄妖魃之肆行不勝朝夕之憂深念公私之計平準之儲甚乏況已空賑糶之餘大家之積幾何復告竭勸分之後欲脫窮民於久困惟蘄新穀之倍登殆猶痌疾之思痊更甚縲囚之徯赦左餐右粥望或失於垂成寒耕熱耘功遂委於徒費既絶可生之路是擠必死之塗雖下吏之愆尤有以召此豈上天之仁愛

忍使致斯肅賓醮以陳儀瞻㩻霄而瀝懇或生靈有過

幸務宥其愚冥或分野當災匃容回於造化倏起寸雲

之陰霈爲三日之霖盡活枯苗迄成豐歳庶幾鴻雁之

衆各保安居願以螻蟻之身獨當顯罰臣無任

南嶽正殿建醮青詞

清朝假寵濫司十國之連繆政干和致貽千里之旱敢

抒丹懇仰冒蒼旻睠是湘郊實維楚服厥壤少腴而多

瘠其民易動而難安年雖屢登尚虞佩犢之警歳或小

歉立有狼顧之憂粤繇季夏以来忽苦常暘之沴近則長沙資陽之境遠則零陵瀟水之間綿數郡之相望越累旬而不雨夙宵自省寢食靡遑比雖潤澤之數霑尚慮邇遐之未徧載瞻喬嶽密接層霄既雲氣之所藏且神靈之攸宅爰即祠庭之邃就陳醮席之嚴冀赫監之下臨獲精誠之上達祝融天柱變陰靄於須臾屏翳豐隆奉神威而奔走俾列城之均浹庶一稔之可期𣅿俗相安無匹夫之勿獲牧臣有辠豈顯罰之敢辭臣無任

太一醮謝雨青詞六月二十七日醮七月初二日夜占蒙許秋前賜雨初八初九皆大雨中元謝且祈十八十九雨二十四日雨

寶穡將成俄苦惔焚之虐璇穹非遠輙殫哀籲之誠既霈澤之維時敢涓辰而控謝伏念臣自惟亢旱每極隱憂齋居幾及於五旬露奏豈惟於三瀆盖荆楚荒凉之有素而里閭貧悴之孔多職在長人當任牛羊之芻牧志期阜俗忍令鴻雁之流離故切切於禱祈殆皇皇如饑渴洪慈垂憫寥回造化之機膏潤應期大慰雲霓之

望粟直為之浸減物情賴以少紓適中元令節之來臨舉太一冲科而載演豈曰仰禱於大造所期俯漉於微衷惟旰庶之来陳與官僚之歸報雨或多而或寡未遂均霑苗有秀而有枯尚虞難保更冀甘霖之相續庶幾晩稼之獲全以終上帝好生之仁以救下民垂絶之命敢伸虔請願賜恩憐於立秋處暑之間亟臻渥洽俾衡嶽湘江之境共樂豐登

旱太甚以如焚備罄禱祈之悃天不言而善應迄無沾
匃之仁仰戴隆恩敢忘祇謝伏念臣猥繇推擇謬任撫
綏既分閫外之顧憂常軫民間之休戚顧慙舛政上干
二氣之和馴致常暘幾遍三湘之境極夙宵而省咎如
疾疚之在躬誕即靈宮肅陳醮席為列城而請命賴洪
覆之無休自入孟冬以來屢沾時雨之潤苗將枯而復
茂粟方貴而浸平雖遐邇不同或有全虧之地然盈虛
相補尚饑下熟之年既荷殊恩敢祈終惠蓋頃屬愱焚

之際嘗嘿思賑䘏之宜欲殫一己之勞期建百年之利必也豈禳之不失庶乎規畫之可行兾皇天后土之有臨亟成微志俾赤子黎元之得所盡出洪鈞臣無任

天慶青詞

旱太甚以如焚備罄祈禱之懇天雖高而聽下迄成沾匃之恩仰戴隆慈敢忘祇謝伏念長沙之境越絲季夏以來蓋愆亢者乆之亦焦熬之極矣臣忝任生靈之寄不勝朝夕之憂屢控懇於穹旻遂獲臻於澤潤始焉不

雨所以示儆戒之威終則有秋又以昭仁愛之意仰化工之至妙祈民命之獲全顧已幸於蒙休尚有慚於終惠蓋頃屬歊烝之際嘗嘿思惠養之宜在其閭閻則欲倣張詠賑民之法若時郊野則欲遵朱熹置廩之規不辭一已之勞期建百年之利必也豐穰之不失庶乎規畫之可行冀皇天后土之有臨亟成微志俾赤子黎元之得所盡出洪鈞

生日建醮青詞甲申

年幾五袠嗟老景之易侵身在三湘倏誕辰之再值當常情宴樂之日實徹生悲痛之時敢瀝丹誠仰干穹覆伏念臣猥踈庸懵積有澆逾每蚤夜以兢兢殆氷淵之凜凜念天地賦臣以此性必盡性然後無慙而父母生臣之此身在立身豈容有愧顧年齡之浸廹廼德業之未充既莫報於劬勞詎能安於戴履屬當初度尤惕愚衷爰仰叩於高旻冀俯矜於末路俾自今而攸往凡有志以必成居無疾恙之侵動寡悔尤之累操修合道粗

無慊於前賢功利及人不虛生於斯世
黃籙正醮青詞乙酉三月自長沙歸西山未赴台命
涓辰蒇事有嚴金籙之科跼地投誠冀徹璇霄之聽伏念臣曩罹艱棘復值灾迍嘗於壬午之春誕即西山之麓肅陳法醮哀籲高靈用追福於慈親且祈安於私室仰蒙道蔭密佑孤踪兩載于藩既兵民之胥悅一門被澤復子姪之均霑除書荐下於昕庭懋册增光於幽穸竊省侥踰之幸悉繇覆載之恩屬暫還蓬蓽之居用敬

修蘋藻之薦瀝肺肝而有禱冀穹旻之垂仁國步方艱願亟臻於綏靖聖圖有永期益底於延洪忠賢進而公道顯行德政修而人心順聽邊疆寧謐海宇清夷但令斯世之舉安時乃微臣之至願干名慕利敢為私己之謀尊德庇民蘄遂平生之志尚惟妙造賜以曲成臣當勉竭丹衷力行素學夙宵一念常如上帝之臨吏僉百為悉賴神明之助

西山設醮青詞　乙酉自禮部奉祠

入參侍從莫裨訪落之謀歸返田廬甫遂退休之志敢攄誠悃僭瀆穹旻伏念臣器識凡庸行能淺薄屬龍飛之有作叨騶名之最先累疏辭榮既難回於成命一忱思報其敢狥於私謀肆當奏對之初首陳狂瞽之論主上嘉其忠讜許即施行臺臣指其辠愆匈加鐫斥迄從寬典仍假寵章凡黴蹤獲保於安全皆洪覆曲垂於庇佑方息肩於弛擔正思過以杜門仰冀慈仁終回大造俾臣身無灾疾家用平康早窺至道之精微盡滌平生

之疵吝危機弗作姑容安跡於山林拙守難移終顧酧
知於君父

西山再醮青詞乙酉

星躔容運固定數之莫移天道至仁惟微愧之可籲輒
控凌兢之悃仰祈覆育之恩伏念臣賦性顓蒙秉心戇
拙平生行已但求無愧於幽明一意愛君其敢詘情於
寵利緣憂思之太過致言論之失中上雖亮其無他衆
爭指其有罪皆繇迷謬自取顛隮既被譴以来歸每省

愆而思改廼歷家之推步謂乾象之加臨尚慮挺灾未能集福凛然終日方恐懼以自修考之古人尚祈禳之不廢矧惟薄德敢後投誠仰斷大造之照臨俯鑒微衷之怵惕赦其往咎許以後圖潛銷坎險之虞誕錫泰亨之吉孤忠直節早見察於朝廷弱質衰蹤獲自安於林藪

粤山入宅青詞 丙戌九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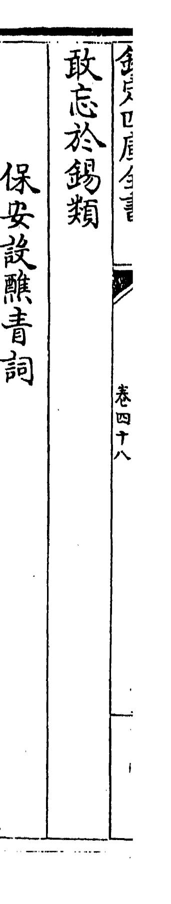
蹋廬甫就冀臻居處之安鴻覆無邉輙控生成之禱伏

念臣越自近歲廬於先塋比緣齒髮之日侵每懼陰嵐之易染平時漫仕未嘗爲豐培橐橐之私一旦投閒安得有營創室廬之力姑徹移於舊宇用補葺於新巢輪焉奐焉敢效晉大夫之侈有美美美庶幾衛公子之規雖無百堵之雄幸挹兩山之勝厥維吉壤畀自高穹既諏日之惟良遂携家而托處潔誠一念祇謝三靈願垂幬載之仁誕錫和平之福杜門省咎早見察於清朝講學修身獲預聞於至道教子粗傳於忠孝生孫遄迓於

休祥誓畢此生勤行衆善庶無負聖賢之訓以此醻天地之恩

母夫人祈壽青詞

高堂華髮將臨誕育之辰寶笈冲科預控壽昌之禱凌兢望賜俯伏陳詞伏念臣母太恭人吴氏某早歷艱勤晚膺榮養七十春而復四實惟喜懼之年九五福之備全正頼生成之造敬涓元日祗叩高真冀延耆艾之齡永享清温之奉昭昭在上願不靳於垂慈老老及人詎



敢忘於錫類

保安設醮青詞

居官無補懼獲譴於幽明赦過有期敢投誠於穹旻伏念臣猥慚愚劣積冒清華雖戒謹自將粗守不欺之節然操持或戾豈無可録之愆竊自省循每深震惕惟上聖以好生為德而中元乃宥罪之辰肅蕆醮筵敬陳悃禱兾蒙覆護俾逭憂虞上奉親慈願延眉壽下將孥指均遂燕寧但無非意之灾即是殊常之福自餘僣悃不

敢妄陳

春祈設醮青詞

春者四時之首實肇化工食為八政之先最關民命即殊庭而蕆事控悃悃以致祈三登曰太平願格豐穰之應百樂生治國漸還熙洽之風

中元節祈安設醮青詞

伏以謭材無取誤分千里之符善最未聞幸畢二年之戍獲全孤跡端藉鴻私伏念臣本之吏能繆膺郡寄雖

清白一節粗無愧於幽明然勤勞百為終自慚於疎拙仰頼穹窿之施曲垂覆露之仁雨暘若時歳以屢稔盜賊屏跡人亦僅安訖遂終更實踰素望是用肅陳凈醮祇謝高真念受代之非遥將戒行之有日偏親華髪適當喜懼之年遠役修塗願錫康寧之祉下至闔門之壯穉均祈洪造之生成但無非意之虞即是殊常之福自餘僭悃不敢妄陳

黄籙醮青詞

璇霄雖邈惟精誠可以感通金籙載陳於科教至為嚴
重敢干威譴僭露悃詞伏念臣本以蠢愚奮由孤賤荷
洪造甄陶之厚叨皇家爵秩之榮學雖篤而至道之未
聞德弗充而虚名之徒竊稔成過咎罔自覺知連年骨
肉之延災凋零已甚一旦庭闈之棄養痛悼奚堪方朝
夕自省於愆尤復父子俱嬰於疾疢凛淵氷而知警懼
覆載之莫容敬發丹衷跪陳寳醮果蒙矜宥亟底痊平
亶繇再造之恩畀以安全之幸屬正月始和之際實天

官賜福之辰祇演冲科用迎景貺惟先妣劬勞之未報冀道力以超昇惟全家長稺之相依丐天慈之曲被更推餘澤併逮含靈俾溥天率土之間咸安生聚暨幽扃之下盡釋沉淪茲上聖好生之本心亦微臣及物之素願控誠以請從欲是求

太乙醮青詞

違南陔孝養之樂悵莫報於母恩瞻東極瑞相之尊願依於道力輒瀝哀摧之悃冀蒙矜憫之仁伏念臣亡

妣其性禀惠慈行全懿淑事姑盡孝早彰刲股之高風
教子成名無愧剪鬟之盛節一念惟勤於向善千金不
吝於濟人謂宜膺五福之具全迺僅止七旬之有四攀
號靡及荼毒奚堪長夜杳冥恍不知其如往慈顔彷彿
空儼若於生存欲濟拔於營魂用皈依於聖造伏望青
華注籙黑簿銷名或仍生福德之門或徑列仙真之籍
兹爲恍禱允賴洪恩更祈寶林蓮座之光普及泉曲酆
都之識念愚氓之蒙昧或墮沉淪變火翳爲清源悉歸

超度此上聖好生之大德亦微臣控悃之至情瀝懇有
祈鞠躬而俟

母夫人愍忌設醮青詞

昊天罔極莫報劬勞之恩春露既濡豈勝怵惕之念惟
歲元之不日實母氏之誕辰綵服稱觴記每歲歡娛之
舊線裳捧奠愴於今變故之新鸞華誕之重逢想慈顔
之如在茫茫長夜念遄返之無期浩浩蒼穹幸歸投之
有路肆陳凈醮追拔營魂冀蒙被於天慈蚤超躋於仙

籍載念送終之重無踰治窆之先異夢有開既類牛眠之兆遠期是卜將營馬鬣之封更祈列真霞幬之仁誕受二氣冲和之正庶幾體魄獲安固於九原抑俾子孫蒙休祥於百世

黃籙十王表

母恩莫報徒切蓼莪之悲聖力無邊輒陳蘋藻之薦載披悃愊虔叩聰聽伏念臣亡妣吴氏性禀惠慈行全懿淑事姑盡孝早彰刲股之高風教子成名無愧剪髮之

盛節一念惟勤於奉道千金不吝於濟人謂宜膺五福之俱全逌僅止七旬之有四攀號靡及荼毒奚堪長夜杳冥恍不知其如往慈顏彷彿空儼若於生存欲濟拔於營魂用歸依於真宰恭惟十王真君殿下職司地府德合天心願蠲已往之愆甄録平生之善或列仙真之籍或生福德之門仍冀慈仁徧加凡庶念蠢冥之冒犯致墮沉淪變幽暗為光明悉歸超度此列聖好生之本意亦微臣控愬之至情瀝懇有祈鞠躬以聽

十王表

伏以十真列位雖嚴地府之司一德主生實體天心之運敢殫怳悃冒瀆威神竊以民本秉彜疇非好善情因逐物乃至失真皆緣一念之差致墮九幽之苦業報雖由於自作愚㝠實出於無知恭惟十王真君殿下聖德高深神功浩博願垂慈憫俯徇懇祈推上穹覆育之仁拔下土沉淪之衆璦章寶籙俾乘超度之緣火翳劒林化作清源之境

仙遊山第一會黃籙醮青詞

天心溥博至仁常軫於黎元道教修崇聖會無逾於黃籙肅殊庭而丕蕆罄忱悃以有陳竊以下土芸芸覺無邊際衆生擾擾多積愆尤或三灾八難之縈纏或六道九幽之輪轉孽雖自作情有可矜倘非祈赦宥之恩何以度存亡之厄是用即真仙之勝境演太上之冲科連晝夜以陳儀合幽明而控禱今兩淮荆蜀之壤兵革方興五嶺甌汀之間疫癘大作凡賦形之有衆多隕命於

無辜深虞變故之未銷以致流行之浸廣仰蘄仁聖俯念生靈敷太極二五之穌潛祛沴氣轉陽九百六之運遄格丕平生者有耕鑿飲食之安死者無沉滯煩寃之苦匪但此方之蒙福併令率土之皆春咸賴至真宻回妙造兢兢一念不勝對越之誠赫赫九旻願降高明之監

太乙救苦天尊青詞

伏以按冲科於黃籙方蔵殊因瞻瑞相於青華敬陳悃

悃維下民之賦質皆上帝之降衷繇因物以有遷致積

愆而罔悟一念顛迷之莫返墮入九幽百年懽樂之幾

何受報于刼孽雖由於自作情本出於無知仰太乙之

至仁實群兀之司命願垂慈憫俯徇懇祈現寶林蓮座

之光旁通幽隱化火翳斂山之苦同作清源

西山文集卷四十八